

樊

紹

述

集

序

余幼時讀輟耕錄喜笑紹述錄居雜記談其血
讀知韓昌黎生蓄萬物放恣橫從之語爲不虛所稱
趙伯昂箋註與無名氏註解者有兩本求之數十年
竟不獲後見唐詩紀事又得綿州越王樓詩序一篇
俱苦無注解可釋其義今年秋得沈裕注本內載趙
吳許三家註燦然可觀已然急於自衛多刪易舊文
漸尖本來余病其弗完爲補綴數十條釐爲二卷傳
之人間俾幽經秘錄勿致沒滅亦韓子不忍奇寶橫
弃道側之意也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

奇至於如此韓子稱紹述集如千卷詩文千餘篇今
所存纔兩篇耳以文之多若是其獨出古初無所馴
襲又若是而今昔往來人讀者蓋鮮老子曰知希我
貴知我希故我貴也揚子雲著太玄曰後世復有子
雲則知我矣夫異代相譚子雲已灼然俟之身後如
欲強出出拙目共讀樊集恐巴人倡和天下皆是陽
春高而莫續妙聲絕而不尋非病其晦澁則以爲無
用之文耳誰爲精討錙銖數量文質乎宋王晟劉忱
皆爲解釋今不復有孫冲與何公亮二書論樊所爲
文章拆究爲文深旨余亦未見趙吳許注原本又不

可得此區區前代注解者尚不能與樊文並傳而余
以淺識眇聞補輯遺餘欲附好事之末安必不墜沒
漸滅也與

卷一

絳守若岡池記

卷二

邠州越王樓詩序

樊翁述集卷之一

仁和孫之縣

一字韓

絳守居同池記

路史絳穆侯居二漢爲縣今隸絳有絳山絳水
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南二里景公遷新
田又曰絳乃以翼爲故絳許謙日記守居之園
池非記守居也舊注多誤

絳卽東雍

雍去聲杜氏通典絳州春秋時爲晉國卽故絳與
新田之都也後韓魏趙滅晉其地屬魏秦屬河東

郡秦末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
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西魏後
周以爲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
廢煬帝初州廢復置絳郡大唐爲絳州趙註曰按
春秋時爲故絳寰宇記至後魏始改爲東雍州
爲守理所

守去聲所處所也方所也漢哀紀上在酒所此言
絳之爲州就東雍舊治之地爲太守治所也吳註
曰唐諱治故云理一本絳卽東雍爲守理所作一
句絳字讀

粟參實沉分

參所金切參星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博雅芡參
魏沉或作沈晉天文志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
在中魏之分野屬益州按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
數十縣於益州無干涉分去聲分位也荀子分分
今其有終始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
實沉堯遷關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是路史實沈封大夏是爲參今太
原陽曲舊晉陽城也沈裕曰粟參至不可居究極
三才之事而爲言

氣蓄兩河潤

趙註氣蓄風氣含蓄也蓄或作畜左傳韓獻子曰
新川有汾滄以流其惡通典漢臨汾縣有汾滄二
水水經注滄出絳縣西入汾漢書汾水出太原汾
陽縣北山至汾陰入河說文汾出太原晉陽山西
入河言東雍蓄此兩河之潤澤

有陶唐冀遺風餘思

思去聲尚書注堯都不陽爲冀州大唐晉州今理
臨汾縣有故堯城卽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絳
郡東北至平陽縣郡百四十里吳註曰堯初爲唐

侯後爲天子都陶在冀州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詩唐風蟋蟀序風俗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韓魏之相剝割

剝割割也剖判析也史記三家分晉韓魏分平陽
安邑趙分晉陽故云晉安邑卽夏禹所都平陽襄
陵縣有趙襄子墓沈裕曰有字至剝割句有治有
亂也亦引起下興廢意

世說總其士田士人

碑總下滅一字世說蓋相傳有此說旣際河潤可
興水利則地成沃衍此人上之事故下遂責成爲

守者趙註口俗說總括其土田之經界及士民名數吳注口不必以俗代世唐諱世爲代諱民爲人此諱民而不諱世

令無礎雜擾

礎口交切礎疥薄也令土田熟應士民辨治許注曰令善也世至今一句世之言者謂此地總善故宜擇其勝處

宜

趙註皆得其宜吳注句非宜屬下文

得地形勝馮水施法

鴻洗野四夜二切趙注曰旣得地之形勝所以能
鴻水施法後有鑿高槽絕竇斯是也

豈新田又葺穰不可居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
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
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
屨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
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晉遷于

新田今絳縣是趙注言新田非復小部

州地或自有與廢

一木州字或屬上句此言絳州之地廢與有時便
責屬爲守者

人因得附爲奢儉

後漢書置貧木而樹奢媒管子曰國奢則示之以
儉

將爲守說政不理與

說或作悅與平聲下同漢宣帝曰庶民所以無嘆
息愁恨之聲者政不訟理元包經曰悅以知人人

世不集

益侈心耗物害時與

趙註曰增其侈心蠹物妨農仍三晉之剝削二語不定之辭

自將失敦窮華

韓愈曰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華奢華也窮索盡之也敦或作暵趙註曰若爲守者失敦厚窮奢華吳注曰如上所爲將去敦厚極奢華窮華披夷承侈害言

終披夷不可知

究當披散夷滅不可測因上文興廢奢儉而言往
事不可知已沈裕曰自州地至不可知此節文法
陡起霍住故得奇健又愴然有餘

陴緬孤顛

陴城上女墻緬或作緬趙注曰陴城上僻倪也緬
儉峻也言州城女墻孤高僻倪亦作陴倪緬疑是
陴沈裕曰又陡起勢奇

跼備

一本跼備立武踞作一勾跼苦下切唐書釋音備
渠勿切梗戛也廣韻跼側不前貌趙注絳城形勢

如此吳註曰阿比行貌偏屈強也陣狀孤高疑若
行不前注截句非

玄武踞

趙注俗說州不利太守故爲真武廟厥之按玄武
北方之神祥符間避宋諱改爲真武今北城謂之
玄武岡沈裕曰北城巖峻應形勝語

守居割有北

趙註曰割太守之居北地吳注曰地之北形爲玄
武之踞守居割其地如注說則踞作據矣又不當
截句曲禮後玄武形家亦云許注曰割守居之半

以爲闕沈裕曰稍稍割去最北高危之地自其連引東西漸寬平處起闕居

自甲辛菴大池泓

趙注正東西北包池泓深吳注甲東辛西中含池也一本自甲辛菴大池作一句沈裕曰東西地高中央卑就爲大池故如包裹

橫硤旁

說文橫闕木也硤石也以木石鑿池一本泓橫硤旁作一句

潭中癸次

中陟仲切趙註池北地沈裕曰泓者深廣映者淺
仄南北口橫池自北汜南水渟深廣東西兩旁則
涯浹也周雜沙石如夾東然潭者極深之處在池
北際稍西下文所謂伐土築臺工從此起又賈壻
所入故地彌高淵彌深

木腔瀑三丈

趙注木中空出水高三丈一本潭中癸次木腔作
一句

餘

或屬上句

涎玉沫珠

山棲志白波跳沫汨漏成音趙注水激射濺跳如是沈裕曰木腔激水之器置於深處故激勢最高子午梁貫亭曰御漣

亭人所停集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趙注口爲二橋貫御漣亭北曰通仙南曰采蓮吳注曰南北二橋中交於亭按孫冲序亭池梁堤多移故處改故名今通仙采蓮疑亦後來改爲者沈裕曰正北爲渠極於正南必二橋者池長也

虹蜺雄雌

太玄紫瓊霽雲雄曰虹雌曰瓊趙注言二橋形勢
然

穹鞠覲蜃

趙注穹隆鞠曲橋影如虹瓊曲脊而覲樓臺氣象
如蜃也吳注曰不必言影許注曰雄虹色勝者喻
橋雌瓊色闇者喻橋影與橋相合中空而圓如
蜃狀一木虹瓊雄雌穹鞠覲蜃作一句

礙俱鳥坻

俱胡懇切坻音池趙注礙止俱艮水中山石曰鳥
水渚曰坻言二橋與鳥坻相擬亂許注曰鳥坻喻

亭影倒浸高者如鳥低者如坻

沔沔委委

委平聲爾雅委委化化美也趙注沔沔漸漬委委
順美狀水中橋下之景

莎靡綬

莎草也爾雅蒨侯莎其實緹梁簡文帝詩迴藉繞
碧莎靡偃順也綬莫牛切縉無文也美莎之色
冠子川不綬綬注漫滅之貌

羅薜翠蔓紅刺相拂綬

薜或作薜趙注藤羅翠蔓薜薇紅刺吳註羅薜並

言非類或止言薺薺有翠蔓云薺薺也

南連軒井

趙注池南連香亭之北軒下有井吳注曰其南連接有軒有井處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

陣中踴口香

踴或作湧香亭名也趙注薺薺陣中踴出此亭許註曰池最南之亭蓋池之南莎薺蔓連至南而亭出天寶遺事楊國忠有四香閣禁中沉香亭不侔此壯麗也

永守寢聯思

聯雖遂切說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
曰寢趙注亭當守之寢室聯靜思慮也沈裕曰亭
當橋貫處顧盼南北如虹蜺雙曲互窺映帶樓閣
雜見渚嶼花蔓非一日可了極于守居之後寢聯
思者寢室之名

西南有門曰虎豹

周禮師氏掌以媿詔王若虎門之左注虎門路寢
門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許注曰入園之門
也東西與香亭並

左畫虎搏立

真誥寅猷白齒亦能見機亦云寅客趙注寅主東方故左垣畫虎若有所搏擊而起立沈祜曰自居入園之門也若內而園外故畫向園而門之雄麗仰因畫可想見

萬力千氣

趙注狀虎如是

底發

趙注底致也發齊怒自爲句底音止吳註底典禮切下也言虎之氣力從下而發連上當作一句

大正庚午年十一月一日
一
蛇匿地

荀子曰乳蛇觸虎趙注虎起將蛇匿下

努肩膈口牙快抗

趙注說文快不服也狀豕拒虎按豬豕豨蛇皆豬
總名惟野豕力能闕虎

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

電一木作電趙注狀虎與蛇鬪氣有如是沈裕曰
電火雷風與黑山五種震動觀忽難分極形畫之
善

右胡人辨

鬚髮亂也

黃符紫珠

符於元切趙注說文帑幡也幡上垂珠紫一作累
力追切

丹碧錦襖

趙注胡人袍色

身刀囊鞞撻緇

撻或作撻緇土刀切卽條急就章歲者曰撻細者
曰杖小爾雅緇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緇
而尺之謂評樛而珍之謂緇趙注撻爪頭環尾柄

尺餘胡人身帶刀皮鞞似囊吳注曰緝以繫繩沈
裕曰胡人身有刀插囊有鞞有韉有緝致錯落
白豹玄斑

王令篇云屠州有黑豹有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趙注豹主西方故畫於西壁在胡人旁

飲距

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
所程度而食趙注飲飽也豹自砥距

掌脾

脾或作脾脾背脾張宗傳中矛貫脾注背上兩膊

也趙注胡人以掌撫豹脊

意相得

吳注曰自佞距下作一句

東南有亭曰新

趙注門之東南

前舍曰槐

舍音頷趙注新亭門口天一亭許注曰迴遶上著
亭字下口香則蒙之其次叙門故折上復著亭字
槐以下凡曰某者則亭也皆蒙之此記叙園池景
物自正北之池始次言池上之橋及亭遂言橋正

南之亭及入園之門循虎門而東由東南至東北
次正北次西北至西而竟循豹門而東爲新亭又
東爲槐亭是爲新亭之前也沈裕曰連叙二亭文
法似順而奇

有槐員護

員或作假虛計切吳都賦巨鼈員員趙注員用力
也有槐若施力護亭吳注員護屬下文一本有槐
員護雷作一句

對營蔭後頤

頤頤也又室東北隅曰庭趙注孳虞槐賦曰豐融

霏霏蔚鬱扶疎後頤後簷也吳注曰簷垂若頤與前頤相應

渠泱泱綠池西直南折廡赴

風俗通渠者水所居也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竇嬰傳陳廡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侮釋名大屋曰廡廡幪也幪覆也夢溪筆談今人多謂廊屋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于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廡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趙注曰渠水綠池泱泱流自西向南折赴回廊吳注曰

似韓子水濺灑楮除鳴句法

可宴可衙

趙注可以宴集決事沈裕曰新前槐後合願相望而渠自西南委蛇來赴于此間新可宴槐可衙也又東審渠曰望月

審說文飛貌西都賦鳳審翥於棠棟趙注堂東過渠有亭吳注曰審趙本誤作審言亭勢羣飛碑本缺渠字

又東審窮角池

趙注又過池之東南角吳注曰前又東卽承渠言

之此卽承望月言之注過渠過池非窮角池者極角之池當至柏字句

研雲曰栢

趙注亭高摩雲

有栢蒼官青士

趙注蒼官松青士竹亭邊有此三者吳注有栢句松竹據注云爾不知樊意合然否後來王介甫之用蒼官楊廷秀之用青士亦謂出於樊也一本有栢蒼青官士

擁列與槐朋友

趙注狀其序屬如是吳注列字屬上句

曉陰洽色

趙注蔭高色相映合

北俯渠

吳注下至西字句

憶憶來

易憶憶往來行不絕貌趙注流不定也

刮級廻西

趙注近新槐二亭之階轉西而去吳注曰刮栢亭之階級渠從西來歷南東北而復西故云廻沈祿

曰又東爲者地稍高故躡屐如翥矣渠赴新槐之
間而觀者每逾東躋以亭遲月又以亭承栢蒼青
栢淺深之色耳老者官新者士也栢陰俯接槐色
又顧而見渠渠在池南栢亭又在渠南及亭渠迤
不言所在

巽隅間

趙注言園池之東南辰巳之間隅疑隅吳注曰字
書有禺曰在巳曰禺中孔穎達曰禺東南隅也遇
隅末中故爲禺中又禺一音遇猴屬

黃原瑛天

椰子厚曰其岍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急就
章半環謂之玦趙注絳南之原其土赤黃白虎通
云佩如環而缺曰玦南原盤迴掩映見天如玦吳
注黃原斷處如玦見天

汾水鈞帶

趙注曰東南顧見汾水遶絳若鈞若帶許注曰汾
水自絳州東北而南下經絳州則折而西絳正在
四折之間故異購間見有黃原如玦而倚天汾水
過于其外縈折如鈞帶也沈裕曰東南逾高故備
見城外

自言謁

詩緯箕爲傲客行請謁趙注曰此問可以白事請謁

行旦良間

趙注曰平旦時開行望東北良地吳注曰自言謁行句旦良間連下文東北寅良地以旦言寅如上言巽隅許注日記中四隅則據園而言東北西則據池而言園之東南正當守居之左蓋終依山而城故自言謁者且于原上往來行也以園則在巽以城則在寅甲間此以自言謁行旦句

遠嶽青榮

嶽或作岡崗趙注遠則見高岡青翠榮遠許注曰
遠岡青色榮紆而來近於城之艮方故可俯瞰洞
見城市此以艮間遠嶽青榮近句按水經注汾水
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
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嵒巖有草無
木泉源道於南麓之下又西南夾岍迤山聊峯接
勢所謂汾水鈎帶遠嶽青榮也山游經管涔之山
汾水出焉西流注於河

近樓臺井閭點畫察

趙注曰近則所見如此吳注曰畫趙本作畫字書
所無

可四時合奇士

延賓友也太玄大開帷幕以引方客

觀風雲霜露雨雪

察祲祥也

所爲發生收斂

春夏發生秋冬收斂

賦歌詩

吳注曰白可至此一句士斂中讀沈祜曰白言謁

不曰可或偶卽事目前耳若合奇賦詩則屬思及之故曰可

正東曰蒼塘

趙注亭名也近池水色蒼碧故云一本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澹望作一句

蹲瀕西澹望

蹲或作邊趙注澹大木貌池邊踞望

瑤翻碧澹

澹水溢貌一曰水波趙注木之色

光文切澹

光水象文水波玉曰切金曰鏤趙注波紋如雕刻
然吳注碑缺光字

黎登攬攬收窮

黎黎一本作黎深攬奴乃切吳注曰岸谷間黎深
攬攬亂動極所望沈祿曰已言東北又補出正東
蓋又一隙地勢高而離池稍遠故一望盡見岡池
收窮者望所及也以正西有蒼深雪舞故所見如
此

正北曰風堤

趙注守居北堤有亭吳注堤屬下句

乘攜左右

一本正北曰風堤乘攜左右作一句趙注堤高峻
登之必用左右扶策以上吳注堤勢如乘如攜在
亭左右許注北堤上築基特高故乘亭若提攜左
右

北迴股努

努川力也一本堤繞北曰股努趙注堤上北去楚
迴如股施力又一木隄勢北曰股努增披說增作
一句

增披說增

增徒計切一作堞振力計切一作披趙注增振廣
韻隱蔽也蹴蹋也吳注振開振言隱翳其開振若
蹴蹋城牆承股勢而言

銜渠飲池

趙注銜含飲嬰形容堤勢包渠而享受池水許注
曰堤上就高築爲亭基基北出直抵北城如股銜
渠謂北股跨渠上而渠流其下蓋北城之內卽渠
渠南卽堤堤南卽池銜飲指堤之南北也南楯楹
以下言池朝瀆以下言亭兩傍之景

南楯楹

楹柱也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縱曰欄橫曰楯趙注風亭中俯見大池之閣檻相連之棟柱吳注仰風亭前而之楯楹

景怪燭

趙注楯楹雕刻奇采池中焰出如燭吳注景象光怪相耀仰下龜龍文章爾

蛟龍鈞牽

呂氏春秋水大則有蛟龍注魚二千斤爲蛟

寶龜靈虘

太古古者寶龜而貨貝虘薄猛切一音脾說文蚌

屬又蛙蟻蚌之夾而長者

文文章章

山海經文文音問鳥名呂氏春秋萬物章章博雅
章章采也趙注云焰見水中光怪如是吳注卽池
中之物

陰飲燕歛

太玄下飲上飲出入九虛飲猶合也飲呼合切燕
都念切歛呼括切趙注陰開飲歛墊下歛貪欲也
言刻畫光怪之屬或如罔殿或如下貪戲吳注歛
笑貌陰燕言水中飲歛物狀

州潰需髮桃李園蔥

髮或作聚趙注草木蒙烟需如潰如髮髮錦上種
殺也吳注潰散也管地員五沃之土其桃其李山
谷云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
不足者蔥

神君仙人衣裳雅治

趙注狀烟需在花木上如是

可會脫赤熱

趙注夏集此可避暑許注曰風堤之爲序面背皆
木兩旁花木陰翳故可避暑沈裕曰又忽入正北

又以隈池渠燦錯互發文法靈逸飛舞捉不可定
正北者蒼塘之正北非池北亦非居北池北則渾
上孤嶺矣居北則晬思故知此正北卽東偏餘地
近池者是亭爲風設則構製取涼以有景怪龜龍
陰墊之勢坳也烟潰以下似說畫壁

西北口隘

隘巨邈也以背負山周廻千里柳宗元招海賈文
巨隘頷晉丘山頽趙注亦亭名其址隆高故云

鰐原

趙注廣韻豕掘地曰鰐守居西北地形如此吳注

𧈧音灰趙誤作球鼈𧈧亭名原字屬下句或曰鼈
𧈧原名也此文甲辛以下言近巽隅以下言遠近
者曰甲辛曰子午曰西南曰東南而不言東北西
北遠者曰巽隅曰南曰且艮及正東正北西北正
西而不言正南西南沈辭曰鼈隆𧈧窪取以名原
蓋地勢高下不一又極寬曠不復構築填砌

開哈儲

哈呼來切趙注哈笑見楚辭𧈧原上可開懷笑散
積愁或言原形勢如是吳注原開哈儲與堤乘
左右句法同

虛明茫茫

趙注原上空明廣大碑木缺上一茫字

鬼眼頰耳

趙注鬼山峻貌頰大水滌滌動見間也文同勝因

院記鬼眼傾耳

可大客旅鐘鼓樂

趙注可置合作樂

提鷓鴣

鷓鴣之耿介者類翟鴣鷓木禽趙注曰原勢高峻
可以俯控卑飛沈裕曰高飛必於曠處故鷓鴣惟

此間可提挈也

倡池豪渠

趙本倡池豪渠倡音甥吳注趙本倡作倡誤倡二音巢良切渠也尺亮切渠也又發欲豪亦作諫沈裕曰一池渠耳宛審則言故衍蕭曠則言倡豪

憎乖憐團

趙注憎支離憐團抱以原地形勢言吳注憎乖散憐團合以會集情態言

正西曰白濱

趙注亭名近水許注池東樹竹栢故亭曰蒼塘西

樹梨故亭曰白濱

蒼深

蒼烏外切草木盛貌一本蒼深憐梨作一句趙注
曰雜草木多而深吳注碑缺深字

梨

趙注曰有梨園吳注曰當小韻而連下梨木也

素女雪舞百份

趙注狀梨花之顛行列如是

水翠坡

趙注曰此言稻田也王十朋合稽賦南風翼苗翠

汲千里

鄢鄢干幅

鄢鄢一木作噉噉虛郭切劉向九歎日噉噉而西
舍鄢音活趙注驚視如是

迎西引東土長崖

山際曰崖趙注州城外有長崖自西來至城下
挾橫埽

趙注橫埽卑垣也土厓西來俯帶橫埽不一

日卯西

趙注日出入時

樵途鳴徑幽委

鳴或作鳴趙注所見徑術隱曲不窮沈裕曰白濱之地又別白一境界地平水漫不帶池渠宜桑與稻其空曠綿邈可知然園西不設亭榭而饒野趣上厓樵鳴皆形容之辭不應復及城外

蟲鳥聲無人

黃魯直送王郎詩小邦王事畧蟲鳥聲無人全用此句又贈王化善云鳥聲無人兮我友來卽

風日燈火之

趙注卯酉時雖有風日亦用燈火言陰闇也吳法

曰風日爲燈火妙語異隅問以下與正北曰以下
文勢畧相對異隅自言謂行上無可字且良問合
奇士上有可字正東以踔望始以水與棊終之不
言可以何爲正北會脫赤熱西北客旅鼓樂上俱
有可字正西言棊與水及於崖徑幽委亦不言可
以何爲許注曰水翠以下言城外長崖竟日幽陰
惟風動林木而日射之若燈火

晝夜漏刻詭婉絢化

婉魚毀切宋玉神女賦旣婉嬈於幽靜說文閑體
行婉婉也趙注詭詭詐婉閑美絢文采晝夜所見

萬狀許注以下總言

大小亭便池渠間

趙注亭如便何置諸處吳注曰自此以下再總言之

走池堤上亭前後

謂由池堤上亭前後觀之所見又異一本走池堤上作一句

牌乘埔

爾雅牆謂之墉趙注女牆在城上沈氏曰乘埔者仍前降而兼帶正北及東西三方言之一本亭前

後陳乘鼎作一句

如連山羣峰擁

吳注曰連山句讀意自見下九字句法同

地高下

囷地也一木擁地高下作一句

如原隰堤谿壑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水注川曰谿山嶺無所通谿
說文壑溝也廣韻谷也坑也虛也水通谷曰壑

水引古

趙注鼓堆水見囷經言囷池之水引自鼓堆吳注

鼓古通沈裕曰此引古池渠兼受之

自源卅里

一本自源三十里卅說文三十并也韓愈孔斌墓誌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謂孔斌乃孔子三十八世孫也今省作卅趙注鼓堆在絳西北三十里沈裕曰源流歷歷與前文兩河馮水焰應

鑿高

趙注高處穿池通水

槽絕

趙注絕處以木爲槽通水一本鑿高槽作一句

寶壙

趙注穴城入一本絕寶壙作一旬

爲池溝沼渠瀑深潺終出

深水會說文小水入大水也潑水聲爲或作其許
注曰寶壙至瀑句

汨汨街巷畦町阡陌間

巷或作衙楚辭五子川失乎家衙家衙家巷也楊
子一闕一巷也田區謂之畦一說五十畝曰畦平
地爲町風俗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街四通道也
今街衢之街汨于筆切音骨非汨汨疾流也沈裕

曰泊泊以下汎及城之中外不拘所見街巷畦阡
取汲資溉上應馮施下起人便

入汾

吳注連上句閘字讀許注曰古水自西北原之南
穴城以入則南流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環
岡畢則自西北原之東穴城而出渠之別流則循
行街巷上文所謂溝洫是也既而復合於渠以出
街巷水流於城中者也畦町阡陌水流於城外將
入汾者也蓋又經城北流東而入汾

巨樹木

吳注口下至沮字句木字中讀

資土悍

悍廣韻猛悍韻會有力也桀也賈誼傳水激則旱
讀與悍同謂絳土堅厚九土解東南棊土正南沃
土西南酒土正西并土正中巾土西北肥土正北
成土東北隱土正東信上棊土淮南子作農土管
子五浮之土捍然如米五纒之土張力剛堅五息
之土堅而不滯五桀之土甚鹹以苦

水沮

詩彼汾沮洳吳注曰樹木資土勁水浸之力故巨

盛

宗族盛茂

趙注宗族木衆也碑本作茂盛又一本木沮宗族
茂盛作一句

旁蔭遠映

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兩阜擢本干尋垂蔭萬畝
錦繡交果枝香

趙注樹木錯截吳注果實不一枝香屬下句沈裕
曰錦繡八字一虛一實果當是爽字省文形容樹
木丕態如是枝則有香晚則殊麗也

晚麗

田三十畝爲晚一木重一麗字趙注晚畝言稻田之美一說晚疑晚通上句吳注楚辭滋菌九晚枝香晚麗謂果木之晚畝華美

絕他郡

他郡絕少

考其臺亭沼池之增

沈裕曰考其至建者與前文奢儉數語應

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

趙注襲因重也謂題事增華

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

言至今過園池者

余退常叮

退自園池

後其能無

吳注後至者字句

果有不

不音否未定之辭也

補建者

吳注句字法奇

池由於楊

趙注楊帝時吳注此言池之始至拒字句池安中
讀許注此叙池之始

反者雅文安

趙注薛雅絳人裴文安聞喜人應漢王諒反常陳
此城隋史雅作粹反一作及一本池由於楊及者
雅文安作一句沈裕曰楊反者謂反楊者故倒一
字亦以責楊

發土築臺爲拒

趙注拒王師通鑑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

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譏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及高祖崩煬帝遣屈突通徵之遂發兵反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非陛下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畧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朔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諒大悅署文安爲柱國與王暉等直指京師裴文安未至蒲津百餘

里諒改國名文安還以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

爲絳州刺史時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

隋志臨汾郡晉

州臨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東安郡開皇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呂州

誅

雅文安旣誅趙本無誅字

幾附於汙宮

幾平聲趙注禮記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

明不欲人復處之

水本於正平帆

趙注曰正平縣令梁軌始引鼓水入城吳注曰按

孫冲序云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梁軌爲臨汾
令臨汾卽正平也十八年改正平軌字世暮材令
也頃縣前有梁軌遺記軌趙作軌字書軌矩飾切
軌父鉉切釋皆謂車鞋頭許註曰此叙渠之始因
下有河渠字故易渠曰水

病井滴生物瘠

地不生物曰鹵晉有大鹵之地通作滴趙注憂井
水鹹生殖薄吳注唐志太原井苦不可飲李勣引
晉水以甘民食皆地近斥鹵故

引古

趙注明其始一本引古沃澆作一句

沃澆人便

沃澆趙本別本俱作沃澆沃言甘滑澆言清冽趙
注人以爲便

幾附於河渠

一本人便幾附於河渠作一句趙注便民惠政庶
幾可載於河渠之書沈裕曰結束言戒言法關係
甚大亦與起興廢平理窮華數語懸

嗚呼

沈裕曰永歎歸墟蒼深切旨

爲附於河渠則可

當法也

爲附於汴宮其可

當成也吳注其可字用左襄二十六年子產語
書以薦後君子

趙注薦進也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

趙注唐穆宗年號吳注曰觀記中景物皆春深至
中夏時特詳所已見耶趙本末有記字碑本長慶
下別作行無記字亦變體

敘述

右絳守居園池記二本一集古清玩石刻也歐云樊宗師自書者一以趙仁舉所注者較定也余先得趙本後求得碑本字畫間有缺壞處以趙本較之多異蓋傳錄者固未得真趙本之誤既附見於後注其碑本所闕六字趙本義亦通其亦有所傳則始闕

吳師

通議

樊紹述此記奇澀前代注解者數家趙仁舉近出立益詳猶疎漏余因爲是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著於右方按紹述文多鮮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說

異折優淺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翱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絕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凡便詩效盧銘樊慕川其體若將約其橫鶩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韓子奇之正二子奇之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湜於正而奇出焉蓋非好奇之謂奇而不能不奇之謂奇是篇也其出於自然邪其有意爲之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辭必已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或曰子譏時

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程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缺文渺義焉誠不可以臆通此之佈夷以險襲略以幽易恒以異徐察之可見矣使解者披精竭力而繪或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皇慶二年癸丑九月二十九夜吳師道書

韓子誌樊墓謂紹述有所著書若干目今皆亡或謂存者僅一卷亦未之見惟此記獨傳殆不可讀往余強爲之句而多所未解及吳君正傳補正趙注始究其名義徐而誦之意若猶有異者因疏其說將復正於吳君焉愚嘗用六籍而下文章之妙正無過于孟

子奇無過于莊周周雖外于聖人而汪洋自恣其學
自有所本豈徒尚奇僻而已紹述之辭深已探其本
或未也然豈易至哉其間精妙語皆蕩滌塵滓采集
菁英可但以險怪目之乎文章大法固不端在是但
目其怪以資笑談亦淺矣延祐庚申四月十日金華
許謙書

泰定丁卯予在宣城得趙氏注園池記刊本大德中
知晉州日翰林徐公瑛闕公復所爲序引者讀之與
向所鈔本多異凡余所欲補正者往往增改而猶恨
其有未盡也因以其本復加刊定篇中諸亭名元注

未之考向畧考見其端而許君按據文勢辨正條理
悉以園林著之皆與今改注合竊服精鑿俾存而弗
削焉吁自予始較此文逮今二十年參之見聞屢經
竄易計今尚未得爲定案也區區者猶若是况乎聖
經賢傳之奧而欲以一見了之不亦外乎併書以自
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二十二日 吳師道識

自冲在京師得此文頗與同人商確卒不能詳樊宗
師爲皇唐名士不知當日負此文走人門下有誰與
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親相推善觀退之之
文人不似此退之有答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爲

文不與世相上下故喻以齊王好竽商挾瑟而干之
又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所
餘弊其文章最微弱韓愈獨與籍湜李翱輩更起文
體高出秦漢當時猶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
光後來有學韓者往往失其旨則汨沒爲人笑今則
尤甚常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卽
名其人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後以書戲謝
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蓋謂旣成之而須口說之也
咸平六年七月冲奉詔爲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
其石甚卑小文字多催缺因熟讀及游覽園池考其

亭臺池塘渠竇花木堤原川河井閘牆廂門戶凡爲
樊記處所與舊多改徙然歷歷可見猶視其文未能
過半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嘗念斯記惜
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永其傳中舍世爲儒
家故弟起居郎直昭文館望博古有文章愛急救民
病竭力吏道死事于河北中舍有名於世故拂拭樊
記俾不墜沒亦大好事者也冲嘗與晉守何公亮著
論樊所爲文章何以書答冲尤析究爲文之深旨二
書今刊之記後景德元年九月五日孫冲序

世傳樊紹述絳圖記而讀不能句句不能字子雲好

奇將奚從問津焉余游藝游閑從大藏書家搜得名
公注釋流覽再四心手豁然會去官高唐間廢兼旬
因出笥中抄本與沈仲連較讐刪訂而公之同好者
嗟乎賞奇文析疑義此昔人所歎于獲真珠船也朱
子猶不解白蜺嬰弟而固陋者輕烈隱怪孰知探索
鈎致原博物君子所不廢耶語曰濬發巧心受蠹拙
目自此句疏字譯而足吾御宿騰遠射干以至亥豕
柔骨之類當今須眉畢見而巧者無受蠹於拙矣仲
連學殖淵源胸有秘書三十乘不啻十倍於余偶爾
同志實出蘭茝水乳之合當亦紹述千秋一知己云

崇禎丁丑歲皇月四明楊德周序

說此文者孫趙吳許各有所是有意務盡故不得盡矣王晟劉忱誰邪其注不傳頃一夕疏觀畧爲分節縑句探其本原循其體詣亦覺其中有經有史有騷賦小學諸美而煉思闢境費用我法亦一奇才也精思能富優于李翔雕琢露痕小於韓愈云爾

又云趙吳許三家注樊記各有當否優劣然吳許如公殺趙則身到絳來猶左氏也但在數百年後安能起絳述而問故覽者如淵明讀書貴得大意可矣趙誤處固然矣吳則謂橋非連影必欲絳池中有菱

龍龜蚌恐亦失真許謂凡曰某者皆亭子名然如許
管措獨不當有一樓閣室室那偶書與無逸一笑要
以可駁處尚多順治癸巳燈宵沈裕識

絳守居閩池

歐陽格一本
上有留題字

密間絡繹絳守居偶來覽登

一作
登覽

周四隅異哉樊子

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

一作一
無有

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剝製句斷欲學盤庚書

一本有方言留雅不詞詰
幾欲云譯從象存兩句

荒烟古木蔚遺墟我來嗟

祇止

一作
得其餘

栢槐

一作
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

不枯靚容新麗一何殊清池翠蓋擁紅蕖胡人虎搏

一作豈足

一作知

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處氏入卦畫河

岡禹湯舉虺

一作商

既唐虞豈不古與萬世模嫉世姣

巧一作好

習泉汗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

我思其人爲跼踖作詩聊詭爲坐娛

寄題絳守園池

梅堯臣

老栢竊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籠不入秋水生浮萍
屋屨巧堊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黑石鐫辭澀如
練今昔往來人不識酸臍欲挾無聲形既不可問不
可聽懸泉瀉竇貴未停飛玉貯藍光入屏苞潭梁鳥
甲癸丁蔓刺交綴垂亂緝蒼官鼠槐朋在庭風蟲口

鳥聲嚶嚶卉葩木果黏枝條集臺脫熱昏病醒
文
韓詩怪若是徑取一二傳優伶仍寄河東薛太守更
與斟酌無閑局

韻絳州固池記戲爲判

徐渭

絳州何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晴壯夫不爲
愧離龍小技之遺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諾正好
試官軋蒿刺刷柱誣盤詰詰曲聳牙棘刺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買胡眼雙鵝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馮夜叉泥一馬桶離縱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焚服必且殺人亦有小山巉巖強要典雲山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太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樊紹述集卷之一

終

樊紹述集卷之二

仁和孫之駿

一字輯
賜川

綿州越王樓詩序

綿州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蓋涪水之所經焉
晉屬梓潼郡宋齊亦屬梓潼郡西魏兼置潼州
隋初郡廢改潼州爲綿州煬帝初州廢置金山
郡大唐爲綿州或爲巴西郡今郡城卽漢涪城
縣是也在成都東北之要舊唐書志隋金山郡
武德元年改爲綿州領巴西昌隆涪城魏成金
山萬安神泉七縣三年分置顯武隴安文義鹽

泉四縣七年省金山縣貞觀元年又省文義

綿之城

綿字本作緜以緜水名章有成曰州城漢涪縣治
左爲緜山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
斗臥龍伏焉

帝獨歎

獨一本作撒沈裕曰歎卽獨本一字兩用或有一
誤說文獨短喙犬爾雅長喙獫狁獨獨獨獨獨云
載獫狁獨獨又恐偏也史恐獨諸侯帝之云者當是
恐獨之意言城勢嶮險如鼎或曰其地上應天狗

亦未詳今按涪州五溪州蠻皆盤瓠之後自爲雄
長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韓愈送文暢詩逞志
縱獫狁今日帝獫狁言蜀帝式迥獫狁以撫有巴
蜀又蜀之先自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
嚳乃封其支庶於蜀潛夫論黃帝後有狂犬

掀明威

掀以手高舉貌說文舉出也左傳掀公於淖徐云
捧穀舉之也一曰引也明威顯威也承帝而言大
洞經云太乙揚明威

窟石碯

韓愈上尊號表地彌天區彌長竟也周禮十輝七
曰彌鄭司農云白虹彌天硝碎石又堅也沈注言
彌望皆石硝廣韻硝藥名又藥石也本草消石
一名硝石生益州山谷及武都隴西西羌伯高曰
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疑石
硝或亦慈石陵石之類

馳涪瀨

水流沙上曰瀨魏都賦石瀨湯湯水經曰涪水出
廣魏涪縣西北鄜道元注涪水出廣漢蜀國剛氏

浙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王莽之統睦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縣有游水出游山水源有金銀礪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木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縣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縣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谿西南流屈而東西流入於涪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焉西逕廣

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於江又經曰
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
入於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於墊江沈裕曰
涪水出廣漢巴嶺外南至墊江入漢涪州本漢涪
陵縣西魏置合州以涪江與嘉陵江合隋改涪州
言石碛直連涪水或云連下左陵句章有成曰涪
水自北經城西折而爲二安水自東迤邐繞城東
南滙於芙蓉溪成巴字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
滙爲芙蓉溪卽杜子美所

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涪
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左陵凌紅棧

陵凌一本作凌凌鷗冠子凌凌乎泳濟波而不竭
凌冰也疑從凌歷也犯也沈注曰左陵綿之左阜
也紅稜或地名未詳今按水經注湔水出綿道亦
曰綿夷縣之玉卬山漢志蜀都有綿虜縣注云玉
卬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應劭曰虜音斯
華陽國志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其相開
明決玉卬山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紅稜疑綿
夷之訛下文辨天池者或卽開明之所鑿也

辨天地

太玄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美天三爲從天四爲更

天五爲辟天六爲廓天七爲滅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地三爲沮崖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天地一木作天池山名綿州山頂一池方數丈冬夏不竭名曰天池韓愈詩江作青羅帶山如白玉簪簪與簪同釋名簪連也所以連冠於髮言陵勢插天屬地

送行壬癸

沈注陵勢自西迤邐北去

且掬跼踖於西北

拘撮也以兩手奉物曰拘踈踈失足也又延也
踈踈也山海經踈踈名左右有首楊雄河東賦
河靈猥踈掌華蹈襲沈注云亦言陵勢盤鬱如手
撮身延足踈多在西北不直遂行去也

蟠紅顏青

顏一作頰蟠委曲貌顏便折貌青紅則雲物草木
不一綴合上下之辭

越王正以爲樓

一本作越王貞故爲樓綿州圖經越王樓在綿州
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

中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日建李偓詩越王
會收劍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樓橫玉遠開千嶠雪
暗鼓下聽一江流杜甫詩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
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
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
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貞刺綿州本傳不載蓋史
闕也沈注云樓在城西北篇中所謂送行壬癸

重軒疊飛

三輔黃圖重軒鏤檻說原軒廂也前曰軒後曰輕
一曰檐宇之末曰軒魏都賦周軒注長廊之有聰

也柳子厚曰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

門窓蒙傘

在屋曰窓釋名聰也於內窺外以爲聰也廣韻傘
雨具韓愈詩赫赫炎官張火傘一本門下有明字
言門則敞則聰有飛檐沈注曰蒙傘總覆冒之義
樓軒飛出門牕環轉其勢高危可休章注曰州有
富樂山州城東門久塞云門開爲山氣衝射不利
是則登西北之樓眺東城門牕覆閉樊意或然
塞塞子始登

塞六二王臣塞塞匪躬之故太玄曰往之塞塞沈

注蹇蹇子或樊自號一木子作予爲刺是州初臨也章注云蹇蹇言歷險始登故尤凜

謂日月昏曉可窺其背

王勃詩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此言登樓可望日月出没處沈注云背負日月言逼近耳不言向而言背亦奇或曰謂窺日月之背若出其下也

雷電合風雲遇

合相遇也不期而會曰遇遇一本作遯黔雷乍鼓爍電舒紅芳風扇塵流雲藹闕皆樓中所見景象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

韓愈鳴雁詩風霜酸苦稻梁微沈注霜不言冷露不言醜星辰不言止皆登者心眼如是介微動也章註介紹也謂星辰引之偏晉元包經曰鬼出神人而變化無窮

草木頭繡髻銜

頭一作頰又作頰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繡色之錯也晉志緩髻頰髻髻所以綰髮銜理之交也前言仰視此言俯見

葦芰皆可察板

葦草名又花葉垂貌南都賦數草藥之葦葦芰芰

也兩角爲菱四角爲菱列子夏日則食菱芡皆可
句總上草木來沈注曰垂者如菱角者如芡言形
似耳而詭云可察極曲見高明之意

旣縈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

拾遺記視入鴻若縈帶此言縈視錦江如帶也土
岡土嶺山脊曰岡暴當作瀑字書瀑暴通括地象
解曰趙有沃瀑之流沈注謂流峙之形舉在目斷
暴未詳

山嶮嶮若閔之東皇

楚詞九歌注春曰東皇楚辭詩樽桂迎東皇一本

作東皇嶮巖嶮又巖嶮山不平也唐志閩縣屬
陝州潼關按閩字木作閩地名弘農湖縣有閩鄉
汝南西平有閩亭前吳太子傳以湖閩邪里爲吳
國孟康曰閩古閩字建安中正作閩鄭興投閩鄉
沈注此山似汎指所見或云連上遠近二字讀下
嶮卽險字東皇或是山名未詳

天原開見荆山

淮南子沮見荆山高誘注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
今陝西富平縣漢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
懷德縣南其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水經

注荆山在楚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羣峰兢舉而荆山獨秀沈注曰天曰原曠遠之極視天如地也絳園記亦有黃原垠天俱奇語言天氣清明時視界遼曠故遠見荆山荆山在雍州黃帝及禹得金鑄鼎之地非襄州荆山也

我其黃河咽然爲曲直淚雨落不可掩

黃一木作黃音衍廣演也咽一木作潤爾雅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子水淚破舟淚疾泉韓愈詩云慷慨爲悲唵淚如九河翻言我其如黃流之曲直腸一日而九迴淚浪浪雨落不止

也其日星星淚之餘也過歸尚悲既歸而悲不能解總感愴越王之意沈注云矐或是矐本作矐視也慙此高危日力既竭淚因橫下俱形容語

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日杲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

韓愈納涼聯句煩惱却星星劉夢得詩一夜星星騎馬聞星醒通用又星星猶點點也一本無害若其自杲星星過歸杲星星過歸尚悲章注曰日杲一本作日杲石鼓文旭日杲杲星星當作星晶沈注曰心口聊慰而日自驚慎蓋既歸而後詩成以

憇日也星精也散也星星殆審誕不定之意
蓋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豔

十七字句奇與終記余退嘗吁後其能無果有不
補建者句法同蓋一本作益一本能無有以以華
豔意作以無綴字漢劉歆贊綴文之士風俗通綴
又者家舛

其念蕭云

蕭字一本作綴字沈注曰短句奇謂己已爲詩郡
人亦必有爲之者我意其如此云爾

危樓倚天門如闕星辰宮

盛弘之云危樓傾岳按樓在城西北亥爲天門古
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天文有紫宮文昌及五
宮皆星辰宮也沈注曰闔字未詳當類撞闔之義
樓題薄龍怪洄洄繞雷風

三輔黃圖華樓壁瑄一木作樓薄龍虎怪樓屋椽
也謂樓節給飾龍虎題樓椽之頭洄或作徇漢桂
陽太守周君碑石縱橫兮流洄洄波降降兮聲如
雷楊雄賦徒徃徃以徃徃爾雅僂僂洄洄僂也新
序曰琅玕龍疏淮南子曰凡亂之所山生在流遁
大構駕典宮室延樓棧道難棲非幹樹株構櫨以

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
漪游瀝滅菱杼珍抱芒繁亂澤巧偶紛挐以相摧
錯此遁於木也沈注曰樓音讓又裏想二音木名
或云卽交讓枿題木題湊也洄洄逆迴

徂秋試登臨大霽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雕窮
徂秋秋暮也登樓四望維時喬木零落霽霧障空
盼西北而窅渺懷故人兮雕盡沈注曰序言拘跼
踟於西北此詩又言不見西北路正是山川糾繆
意耳或云西北寓言爲指長安當是有遠羈之感
然綿視長安當在直北以寓內大形言則長安正

西北矣

石瀨薄澱澱土山杳杳穹

楚辭石瀨兮淺淺一音澱澱澱水疾流貌薄旁薄也相如傳東征土山方北指石瀨澗水流沙上也穹高也又窮也沈注曰前薄能怪當是迫近如薄暮之義此薄澱澱謂淺薄然不似高處下視語疑當作礪薄礪亦通川

昔人創爲逝所適醜顏紅

逝一木作逝創一木作恰醜飲酒朱顏貌言逝斯樓者不復在惻然感恰惟酒可忘憂按越王貞則

天臨朝除蔡州刺史垂拱三年起兵匡復凡二十
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
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收獵內實習武備嘗
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鑿不見其首未幾而及
禍神龍初追復爵土沈注逝字未詳

今我茲之來猶授成歲功

沈注曰蓋囚省斂至也自此以下似有寓慨則前
文西北作長安解及岸中送行拘踣蹇蹇辛酸淚
雨悲蓄諸語亦可意會

輟田植科畝游回歌芳叢

周禮場人掌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植科
畝謂刺史計田征稅也沈注曰科畝未詳似謂富
人不耕而食者或指郡中有此人今按唐制凡受
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
歲輸絹二疋綾緇二丈布加五之一非蠶鄉則輸
銀十四兩謂之調如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
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後詔江南亦以
布代租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
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
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之法弊壞自代

宗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
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
使以總之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
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買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
田稅視大曆十四年懇田之數爲定議者以租庸
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川炎不
疑也

地財無叢厚人室安得豐

管子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得字一木作
取字蒸自青苗錢地頭錢納贖錢銅鐵錫鉛吳鹽

蜀麻竹木茶漆以及榷酒榷麴蒔蔬藝果者莫不
有稅物力竭敝極矣民安取豐

既乏富庶能千萬慙文翁

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
蜀郡太守史失其名集古錄有漢文翁石柱記云
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脩舊築周公禮
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頗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
云按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
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
燹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

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尉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
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
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
初平五年正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錄異記文翁
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嘗起歷下陂以
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數

百頭野豬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

乙巳秋日
余病初起

友人揭胡應麟文集來偶翻閱百五卷中有題樊
宗師集後云燕市中得一書題曰奇文集並吳萊
之題樊宗師守居園記也退之嘗爲樊志墓紀
其著作甚盛今行於世僅此篇爲文而筆奇僻者
可以少者矣據乘語似僅見園池記一篇不知又
有柳州越王樓記一篇也又初勸世人當趨于卑

項平庸而以古人之奇文爲不足欣賞也文之奇者莫奇於易易得矣真正於詩詩傳矣爲文者不能於埋而巳奇正兩途因並行不悖耳文之傳多傳少致也命也胡君世近文集百卷具在不知後千餘年得如樊文之傳兩篇否耶或一篇弗傳因未可定也而非薄古人絕後學嗜奇好古之心豈

附錄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

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元和九年鄭餘慶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爲副

梁維西南屏山厲水刻屈

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爲興

元初今爲陝西漢中府

棠生宵勛剛難諧在民物

勳音棠長也或作所 蔡

公鼎輔老位處上榮烹幹力健伯備集勿切選帝

咨女子往牙麻前全拂全塵也拂音拂威風挾惠氣

蓋壤兩劇拂茫沒華黑開指畫變悅歛華陽岳木惟

所知也今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詩日延講大訓在襄城縣

刊錯袞蔽樊子坐賓者演孔刮老佛金春城玉應厥

吳劇蕙鬱惠與鬱金皆香遺我一言重跪受惕齋

慄辭慳義卓潤呀豁疾拮据如新去取睇斯睇耳雷

寔逼颺颺與音戶或作颺或作颺字綴此豈為訓

俚言紹莊屈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義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

弟二弟鄭

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

弟

之妻

兄弟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

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

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寸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
伏惟不致遠憂續具一一誌報不宣念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明山人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

也公

伏聞賓位尚有關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
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
意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
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
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

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
又習于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
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
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
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弃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
寶橫弃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
更容輒日言之退增汗慚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不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

今人不議

紹述文以爲怪僻

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

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
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
狀上伏聽處分

劉統軍墓誌

公諱昌奇字光後

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

示兒詩

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類莫與張樊如

謝靈運撰
宗師也

嵩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全謁少室李拾遺

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
盧全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
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濠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
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
潭水遇雷明日觀枚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
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陳無已曰歐陽公謂退之

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蒙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殿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韻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路道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

按唐藝文志樊作皆有其曰碑銘賦詩亡焉所謂表殿狀策等文凡

二百九十一卷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爲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

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

何其難也

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前代韓愈學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

爲文不剽竊觀終牛居博記識然亦太奇矣夫宋王
族劉枕昔爲之解釋道仁舉伯昂又爲箋記如瑤翻
碧激鬼眼頭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故湯公跋之
云右終牛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
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
萬物必具海合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
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絡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
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
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
以全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
爲綿州刺史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一年徵拜
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

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
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
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
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
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
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
絕寒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職職有欲求之
此其踴

唐書本傳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儲

傾儲以濟白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

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角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索

一作沮縮

遂取唐隋

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皋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

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諡曰成計至帝爲輟宴罷朝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
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
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績進諫議大夫未拜
卒始宗師家饒於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
宗師笑不答然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契子
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
嘗薦其材云

閔康侯云董彥遠至絳州得碑記剔刮剝洗見紹述
於後自釋云云可知紹述當日亦慮後人難解不得

不下注脚耳

晴川日記中黑山二字是借用語按黑山在大幕之
北宋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沈括奉
使嘗帳宿其下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
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無名氏水鼓子詞雕弓白羽
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青塚路邊荒草合黑山蜂
外陣雲開

食貨志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
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
曰公桑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殺絲以給國

用語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植田
科畝句蓋指此

文石室先生詩多用紹述句有日坐可脫赤熱日鬼
眼又頌耳曰電風電火相卷射日萬力千氣凡幾盡
其送王恪司門知絳州云絳守國池天下誇紹述有
記詞聲牙蒼官青士左右樹神君仙人高下花遠水
依然尙釣帶舊門想已無難拋自憐俗狀不能到此
去羨君專宴衙則全運記中語爲詩也

郭璞山海經注都廣之野素女所出也揚慎云素女
在青城天公今名玉女洞

廣川書跋絳州碧落碑云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
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

絳守居園池記曰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爭務
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梟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詭
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瓊楠豫章人之所材
至于大字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
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
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
李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
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

珠其至耶

又園池記別木云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
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

至絳州乃剔剝洗於其後刻回連名亭香名亭薪名亭槐

亭望月名亭柏名亭鵝名亭白鵬名亭鷺名亭白鷺名亭白濱名亭雅名亭薛名亭文安

同名亭漢王名亭諫反名亭執名亭正名亭平名亭令名亭蒼塘名亭風名亭鼇名亭如此

而後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敏至唐極矣以文皇之

英獻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

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需于今者碑刻書疏

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諛語鄙俗如村野訟讞

無所校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爲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唐書藝文志云樊宗師春秋加減一卷

元和十二年國子監修定

瀑一作暴履時忍切左畫一本左書搏補各切新當作薪負虛器切緣一木作緣窳音軒巉鈕銜切所爲去聲擬一作披銜渠一本作御渠燭一作揭潰一本作瀆雅洽一作雅洽黎一作憐黎迎西引東一本作迎引西東埒音劣日卯西日或作自卯西作卯酉巖

鳥一作蟲鳴亭前後一作亭後前深音叢土長厓土
悍二土字俱作士字沮將預切一本作祖一本雅文
安下多一誅字

壬癸一作癸壬癸癸于始登一作癸于始登風雲過

過一作過

二條出
湘煙錄

樊紹述集卷之二終